

大树的眼泪

□连忠照

我是一棵生长在深山的大树。100多年前,一场大风把母亲的种子摇落到一片空地上,第二年春天,我便悄悄从地下探出头来张望,外面的世界多么美丽。我的周围,簇拥着我的先辈们,它们密密层层的枝桠,遮蔽了望不到尽头的山岭。蓝蓝的天上,点缀着如丝如缕的云朵,有鸟儿围着山林悠悠飞翔,山脚下,则传来小溪的鸣唱。在先辈们的呵护下,我很快长大,我的根深扎进脚下的土地,吮吸着大地的汁液。我的枝叶,接收着太阳温暖的光芒,我感觉活着是幸福的。往后的日子,尽管经历了人类无数次的砍伐和战乱,我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,我的种子也被小鸟和风,送到远远近近的山坡上,它们生根发芽,把我拥在当中。无数的小鸟,在我的枝头栖息,每天清晨,我都会在鸟儿们叽叽喳喳的歌声里醒来,舒展一下自己的腰肢,把根扎进更深的地方。在雨季,雨水被我脚下的层层落叶吸收,然后,又慢慢地被我的根须输

送到地下保存起来。到了旱季,我就把自己脚下的积水,通过枝叶吞吐出来,变成天空的云朵。风又把云朵里的水滴摇落在大地上,变成清清的雨水,让每一棵草木,都吮吸着纯净的甘露。我是多么热爱我生活的这一片土地啊,它无私地给予了我生命的养分。我爱山里的一切:小鸟、野兽、虫子,它们和我一起组成山岭和谐的景致。春天,这里有花香鸟语;秋天,这里有果实成熟味道和虫子的吟唱。我可以这样说,这是一片上帝给予的乐园,所有的生物,都在这里互相依存、互相热爱。我真的想永远在这里生活下去。然而,不幸的一天终于来临了,我眼睁睁地看着我无数的子孙,被手拿电锯和钢镐的人从地下挖掘出来,斩断枝叶须运到山下。不久,那些人又围住了我,尽管我不停地抖擞身体挣扎,还是被人类挖了出来,在彻骨的疼痛中被肢解,然后装上汽

车,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,人们又用吊车把我吊起,重新栽到一个大坑里,强烈的求生欲望,让我拼命地想吸收大地和天空的养分,但是没用,我用吸收养分的根须和接收阳光的枝叶,都已经被锯掉,我成了一个架着五六个拐杖的、光秃秃的怪物,连喘口气都很困难。看着我一天天憔悴下去,移植我的人着急了,他们急急忙忙给我挂上吊针,这是人类生了重病时才能享受的待遇,可我没有病,是人砍掉了我生存的根本。我多么想离开这个弥漫着怪味尘烟的喧嚣的地方,回到我原来的土地上,可我知道,我真的回不去了,就在我和我的子孙们被挖走后,整个山岭,只剩下无数的巨大树坑。然后一个夜晚,一场暴雨引起的泥石流,不但冲毁了山岭,还夺走了山下村子里十几个鲜活的生命。终于有一天,我耗尽了体内残留的一点养分,无奈地滴下了最后的一滴眼泪,我



世相物语

忽然想起一句话:地球上最后一滴水,将是人类的眼泪。想到这些,人类折腾了那么多事情,耗费了那么多,难道就是为了把自己推向毁灭的边缘?这个世界上任何生物包括人类,都是互相依存的,人类毁掉生态的时刻,便是毁掉自己的时候。

春草诗两首 女性礼赞

少似仙子翩翩舞,及笄花年芙蓉出。
芙蓉绽放柔情眉,罗衣璀璨韵庭居。
洞颜幽兰奉亲处,冰玉质指勤操步。
春桃夏榴秋柿红,儿忠女孝参天树。

二月二致敬亲友

东方远际起苍龙,
生龙勃勃阳气升。
青黛慈恭送亲朋,
祈福顺祥谷丰登。

注:唐时,二月二长安有青袋装果和德懋糕水晶饼送亲朋,祝祥和之民俗。



冬奥里的一片「小雪花」

□罗维

从冬奥会开幕到闭幕,我和家人每天都激动地守在电视机旁,看那一片雪花升起,看奥运火炬在雪花中间点燃,看高高挂起来的雪花亮起,这些都是因为我的女儿是冬奥会1.8万余名志愿者之一,她就像一片“小雪花”,绽放在北京冬奥会上,我们全家无比激动,总想在茫茫志愿者队伍里看到她忙碌的身影。我家的“小雪花”在申请冬奥会志愿者通过后,激动地告诉我她过年不能回家了,她乐得在电话里滔滔不绝,我们全家人也为她高兴。我和丈夫轮流与女儿通电话,又祝福、又鼓励、又叮嘱,心好像要飞到女儿身边,与她一起化作一片雪花,融化在一起。放下电话我坐在沙发上,看着没有女儿笑声的家里少了往日的欢乐,一时又高兴不起来,过年的团圆饭桌上少了女儿我怎么都不适应,加之疫情我也有些许担心。女儿每天都会打电话说她工作情况,后来和她的交流过程中,我了解到冬奥会组委会和学校的保障工作都做得很好,从而打消了我的顾虑。我家的“小雪花”所在的组是奥林匹克大家庭助理(简称OFA),主要负责给嘉宾(组委会里常称客户)推荐和安排一日的观赛日程、约好第二天所需车辆、同司机师傅做好沟通协调等。我家的“小雪花”接待的是国际奥委会的一名领导。在工作的前一天晚上,她打电话给我说有点紧张,担心自己的英语不能和领导顺畅交流。我鼓励她:“不用担心,妈妈相信你!你只要用心,用情做好服务就可以了。”对于一个大二的孩子来说,这确实是一种挑战。上岗一天后,她便感受到这份工作的不易。OFA不但要预先了解当日赛程,包括赛程时间、项目、场馆、内容等,还要提前联系场馆礼宾人员,便于及时引导、协调客户观赛和工作。她说一天下来虽然很累,但是能得到客户的赞誉,她感到很欣慰。经过几天历练,我家的“小雪花”从一开始的惴惴不安逐渐变得轻松自如。她和客户都感受到了彼此的善意和真诚。她几乎承担了半个小导游的工作。客户看到建筑上的文字会问什么意思;看到骑着电动车的人穿着套袖时,会夸道:“非常聪明,可以御寒”;看到北京幢幢高楼时,会感叹世界的变化;在延庆坐缆车时,会让女儿帮她拍照……女儿说,很多时候她的客户也在帮着她,当她去到一个不熟悉的场馆时,客户会向她介绍场馆的布局功能以及她来这里的故事;当她为难的时,客户也会安慰和开解她。她们的关系很奇妙,当客户坐在发布会主席台上时,就是发言人和观众;当客户走下主席台,就变成了客户和助理;其实也有一瞬间,就像是朋友。冬奥会闭幕后,我家“小雪花”和客户依依惜别,难舍难分,互赠礼物。客户称赞她是最优秀的志愿者。女儿说,她和同学们还会一起参与冬奥残奥会服务工作。我问女儿:“冬奥会究竟带给你什么呢?”她说:“是志愿服务的体验,是多语交流的氛围,是来自不同高校同学间的友谊,是对于北京这座双奥之城更深的热爱,还有放眼世界那份始终如一的中国情怀。”

平凡人生

人生感悟

忙碌的日子,身心疲惫的时候,总把岁月静好当作一种向往。但当今年疫情肆虐无忌惮,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疫情,西安各小区采取了封闭管理。数日居家生活,才发现岁月静好不是无期,而是理想,人间烟火才是真正的生活。细思静想之后,对岁月静好也有了较深的理解和感悟,所谓的岁月静好只是片刻的宁静,人间烟火才是持久生活。岁月静好是一种情怀。它是“终身所约,永结为好,琴瑟再御,岁月静好”

人间真情

“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”,这是朱自清先生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《荷塘月色》的开头,也正符合我放假期间的心情。先生心里颇不宁静,写下了散文名篇,而我的不宁静却不知道该如何说起,似乎就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让人觉得郁闷。我和妻子带着孩子去山里抓螃蟹,去的时候就比较晚,山里信号不是很好,所以父亲打电话给我,我接起电话却是断断续续的杂音,听不清他讲了些什么。回到家的时候,我重新打给他,他却没接。等到晚上,我才发现父亲发了条微信给我,他告诉我另一位亲人离开了人世。父亲说的这位亲人姓秦,是我的堂姐夫。10余年前,他与我姐租的房子在县医院的对面,有一次我还去他们那里坐了会儿。后面又陆陆续续

岁月静好

□王力

里男女海誓山盟后的永结同心,恰似女人弹琴,男人鼓瑟,夫妇琴瑟和美,生活这般美好!岁月静好是一种状态。《菜根谭》里的“宠辱不惊,闲看庭前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”《终南别业》里的“中岁颇好道,晚家南山陲。兴来每独往,胜事空自知。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。偶然值林叟,谈笑无还期。”俱是个中滋味。岁月静好是一种阅历。岁月不是无

让生命顺其自然

□赵仕华

见过几次面,他是一个精明而又干练的人。今年正月的时候我回家,还在我八叔家门口与他闲聊了几句,说有时间大家一起坐坐,谁也不曾料到,那一次见面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。隔了一天,妻子告诉我说,她一位同事亲人去世了。她说的这位同事我认识,在五一假前一天,我在办公室加班,妻子在学校有事,家里没有人做饭。傍晚回来我们在外面吃饭,还看到了那位同事。却没有想到,才隔一两天,她就经历失去至亲的哀恸。这些年陆陆续续有很多认识的人从我的生命中消失,永不再见。悲伤之余,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奈之感,很多人说再见,却是再也未见,永不相见。虽然我在学校的时候经常和学生说,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个括号,左括号表示出生,右括号表示死亡,形象诠释着“人固有一死”,我们要做的是填好这个括号,

但当有一天这个括号画上另一半的时候,还是让人感到难以释怀。后来我读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,读到“一个人,出生了,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,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;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,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,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,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”一种无可奈何的伤感再次油然而生,越来越强烈。特别是我的外公外婆在我未成年之时便去世,而爷爷奶奶却是在我工作好多年之后才去世的。他们的离世给了我很多的思索。年幼的时候,我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,往往人家办丧事的时候,我高兴地跑去抢炮仗,哪里能明白人失去亲人的痛苦与悲伤?人生无常似水流,覆水难收,永不回头。生命太脆弱,充满了太多偶然,让生命顺其自然,感恩长存。

回忆里的友情

□肖复兴

都还没来。他显得有些沮丧,拍拍书包对我说:“北大荒酒我都带来了,准备中午喝呢。咱们军川农场出的北大荒酒,你知道,最地道……”我劝他:“雪下得太大了!”“也是,没想到今儿雪下得这么大,你瞅瞅我们定的这日子,没看黄历!”他对我自嘲地苦笑,又对我说:“好几个哥们儿住得远,今天这路上肯定堵车。”我忙点头说:“那是!别着急,再等等。”“大家伙儿都好多年没见了,本来说是前两年就聚聚的,谁想这疫情一闹就闹了两年多,聚会一拖再拖,到了今天,又赶上这么大的雪!”“这样的聚会,更有意义!”我宽慰他。这时候,他的手机响了。同学打来的,告诉他来不了。放下电话,他对我说:“他家住得最远,清华那边五道口呢!”又来了个电话,另一个同学打来的,嗓门挺大,我都听见了,也来不了,家里人拉他非要到颐和园拍雪景,人正在去颐和园的路上堵着呢。“少了俩了!”他冲我说,显然有点不甘心,拿手机给另一个同学打电话,铃声响了半天,没有人接。他有些扫兴,又给另一个同学拨电话,这一回接通了,抱歉说来了,实在没辙呀,这么大的雪,咱们改个日子吧!他放下电话,不再打了。坐了一会儿,突然,他站起身来对我说:“这么大的雪,我本来也不想来的。我老伴说,这么大的雪,再滑个跟头,摔断了腿……可我一想,今天这日子是我定的,来天坛也是我定的呀!”

叹了口气,他又对我说:“你说那时候咱们北大荒的雪下得有多大呀,比这时候大多了吧?那年冬天,一个哥们儿被推举上工农兵大学,给这哥们儿送行,在农场场部,包下了小饭馆,下这么大的雪,跑十几里地,不也是都去了吗?”我劝他:“此一时彼一时了,兄弟,那时候咱们多大岁数,现在多大岁数了?”“是!是!”他连连称是。说着,他看看手表,站起身来,看样子不想再等了。“不再等等了?”他冲我无奈地摇摇头,背着书包走出了双环亭。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白茫茫的大雪中,心里有些感慨,知青的身份认同,曾在曾经同在北大荒的日子里;知青之间的友情美好,只在回忆中。毕竟老了,几十年的岁月无情,各自的命运轨迹已经大不相同,思想情感以及价值观,与北大荒年轻时更是不大不相同。如果还能有友情存在,在五十多年时光的磨砺中,也会如桌椅的漆皮一样,即便没有磕碰,也容易脱落。热衷于聚会的知青,沉湎于友情的知青,是那么的可爱可敬,只是,如此缅怀和钟情的纯粹友情,如今纯粹的爱情一样,已经变得极其稀少。能如古王子歆雪夜远路访友,只能是前朝旧梦。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欲求的纯粹友情,只能在我们的回忆里。在回忆里,友情才会显得那样美好,是时间为友情磨出了包浆。

岁月留痕

最帅的他

□周娅琳

我的父亲是一名高级工程师,南方人1.76米的个头算标准的,天生自来卷,再配上浓眉大眼,年轻时非常帅气。小时候,凡是需要家长参与的校园活动,我都让他参加,在我心里,他是所有家长里最耀眼的人。作为南方人,父亲不瘦小,反而有一副大骨架,所有的衣服都被他撑得妥妥当当,按母亲的说法,就是一个活动的衣架了。每次家长会,同学都会投来羡慕的眼光,内心充满自豪的我,腰板挺得倍儿直,觉得相当有面子。父亲轻易不发火,只要发火就是令人难忘的那种。从小到大,哥哥挨的打最多,而我就挨过父亲三次打。事情的起因、经过、结果,至今历历在目,印象深刻。挨完打的我非常有“志气”,坚决不理他,房门紧锁。一天过后,父亲就会敲着门问:“丫头,你想吃什么,爸给你做。”闲暇时和父亲聊天说起这些,他一脸诧异,根本不记得自己当年的“暴行”。可见,家长的一时暴怒,对孩童时期的影响有多大,可见一斑。母亲和父亲是大学同学,素日里总爱说起她和父亲年轻时的事。父亲家里有兄弟姐妹八个,上面有两个哥哥、一个姐姐,他在男孩子中排行老三。那个年代粮食紧缺,家里人口众多,又都是半大小子,父亲对吃的东西格外上心,排队舀饭时总盯着大姑手里的饭勺,生怕手抖给自己原本不多的口粮又少一些,而大姑又格外心疼稍小的弟弟妹妹,对几个稍大点的孩子“克扣”一些,所以父亲和他两个哥哥对大姑的“意见”很大,胆子大的父亲经常跟大姑“理论”。姐两个多年之后总会对这个陈年旧事辩个脸红脖子粗。虽然当时的环境艰难,但在学习上父亲绝对是值得爷奶奶骄傲的。父亲从小就喜欢玩耍,大家学习的时候他在玩,大家在玩的时候他更是玩得没样儿,可就这成天玩的父亲一路被保送到大学,让所有人目瞪口呆,并且这种“好玩”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他的大学生活和参加工作之后。记得我们刚从湖北调回西安,父亲的同学到家里看望他和母亲,就曾去正词严地“控诉”说,他们上学时父亲总拉着他们去打球,考试成绩出来,父亲总是考得最好,最后他们才发现,父亲总趁大家睡着的时候自己偷偷学习。记忆里的父亲爱好很多,打篮球、踢足球、游泳,最爱钓鱼,不管刮大风还是下大雨,什么也阻挡不了他去钓鱼的脚步。年幼的我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,并且非常支持和期待,因为父亲每次都会带上满满一鱼篓的鲜鱼回家,厨艺很好的他,三下五除二把鱼弄干净,要么清蒸、要么爆炒,不一会儿满屋子香味四溢。父亲总说我属猫,好吃鱼,其实仔细想想,这个嗜好可能与他做鱼的手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爱玩的父亲在2015年第一次中风之后,被限制了很多快乐。到饭点的时候,父亲总要吃一大堆药,原本健硕的身躯逐渐衰弱,虽然父亲一直遵医嘱吃药,但作用甚微,在短短5年里又中了几次。2021年的3月,大年初九,我正在上班,接到母亲电话,说父亲不行了在医院抢救。抢救的11天里,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医生下的病危通知书,全家人精神高度紧张,度日如年,但从未放弃希望,还好最终转危为安,但是他却再也不能动了。其实,我知道父亲现在的日子没有任何质量可言,只能躺在那儿一动不动,但我依然感恩,因为他能活下来,对我而言就是“赚”到了,毕竟曾经失去过他那么近。父亲,不管您还能陪我多久,您依然是我心中那个最帅的老爸。

